

三國志

魏

冊七

三國志

卷之四

魏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  
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  
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  
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  
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  
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  
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  
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鄴陵侯二十  
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

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

去代

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

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

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

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

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

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

之以呼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

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先王召我者欲立

汝也植曰不可不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

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

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

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

時以鄢陵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

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

魏

志卷十九

一一中華書局聚

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諡曰

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卽得見彰忿怒暴薨

至葬賜鑾輅龍

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

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尙方作禁

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

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

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

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

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

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

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國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  
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  
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  
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  
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性簡易不  
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  
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  
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  
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與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  
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  
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  
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  
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

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  
蓄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又從子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  
否適出使復爾誰為心腹將行不  
可恒使吾復爾誰為心腹將行不  
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罪誅脩植  
益內不自安才與博建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  
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  
捷愛幸來意僕少好辭賦迄書至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書至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  
璉發迹於魏家自謂抱於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謂掘靈蛇之大珠魏家自謂抱於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設天網不以該之飛翰絕八絃一舉千里也盡集茲  
數子猶網蛇之大珠魏家自謂抱於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  
閑辭賦而多自詡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  
為狗者賦也前為書啁之反作論盛歎者畏後之嗤余  
也世人不失聽于今能無病僕亦常好人譏彈其文有  
者應時改定昔丁敬不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

文之佳麗以爲自得之後世誰相定與吾人通邪至常  
數此達言蓋有徒不能錯乃一字以過此而淑媛有龍淵  
制之見秋也蓋有徒不能錯乃一字以過此而淑媛有龍淵  
未利乃可以摘撫利於病昔田巴季毀緒五帝不逮三王  
詆阿文一章而服之仲魯連一說難使終身杜口劉伯好  
於稷下若田氏今之仲魯連一說難使終身杜口劉伯好  
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魯連一說難使終身杜口劉伯好  
各有所好尚蘭荳蔣蕙之芳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有  
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僕少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有  
街談巷說必同哉可采往擊轅少小歌有著應辭賦雅匹  
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歌有著應辭賦雅匹  
世也昔楊子雲賦朝執戟臣耳猶稱揚壯義不彰示也  
吾雖薄德位爲藩侯功庶幾以戮力墨上爲國勳績下  
永世之業流金石之侯功庶幾以戮力墨上爲國勳績下  
君子哉若吾志不果義之道不亦將探史官之實錄  
辨時俗之得失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迎書今日  
乎其名山之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迎書今日  
懷脩情答曰邪不損辱來命若蔚矣年載文誦獨愛顧  
仰之脩情答曰邪不損辱來命若蔚矣年載文誦獨愛顧  
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之顯青豫應生之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  
風聲仰德不暇盛目周章發於省覽有何聖駭於高遠  
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於省覽有何聖駭於高遠觀

者徒謂思文宣昭懿乃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  
 傳記留聽於此乎又嘗親見非執事體通性達受之自然  
 而誰能至者傾乎又嘗親見非執事體通性達受之自然  
 其誰能至者傾乎又嘗親見非執事體通性達受之自然  
 作若無所踰焉心借之書於手曾不斯矣須是以對鵬而辭  
 日暑賦不彌日然猥受見西賜施之容歸定惜其貌者成莫  
 想執事不彌日然猥受見西賜施之容歸定惜其貌者成莫  
 能損益呂卓華固南字直千絕凡庸也第子鉗口市人拱  
 手者聖賢孔少公風雅無別耳周旦之徒則皆有曉事彊  
 之流不更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曉事彊  
 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曉事彊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鄙宗之過言竊以爲功未之思  
 也若乃不聖賢之顯迹鄙宗之過言竊以爲功未之思  
 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眊歌誦而己敢忘惠施以忝莊氏  
 季緒瑣瑣而植何足連綴云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  
 縱見疏瑣瑣而植何足連綴云其相往來亦不此甚數植後  
 四年秋公以脩人曰後漏泄以言教之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臨死謂故後人曰後漏泄以言教之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曹植也所脩死後百餘日而太子薨太常服之立遂有天下  
 初脩以所脩死後百餘日而太子薨太常服之立遂有天下  
 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在及召顧  
 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脩之過薄也撫其劍在及召顧  
 見之賜髦數帛著詩賦文章六篇曰臣劉季緒案呂氏春秋  
 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文章六篇曰臣劉季緒案呂氏春秋

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不能去此而  
居海上有臭者人有悅其臭者皆晝夜隨之而不見皇覽文  
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公子有才能爲  
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亦見  
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吳質欲以植爲嗣太子惠之  
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  
驗太子脩必復重白何患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  
惑之脩爲主簿果白而無所入太祖當就植慮事有開  
子從之脩爲主簿果白而無所入太祖當就植慮事有開  
凌並意爲主簿果白而無所入太祖當就植慮事有開  
出太祖意豫太作答教十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  
各不出鄴城而還密勅門不得出觀侯所爲王命可  
門守者植從之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所爲王命可  
斬守者植從之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所爲王命可  
皆守名者植從之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所爲王命可  
早卒王網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準見王網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  
以字士彥並爲德後舉事未施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  
髦字士彥並爲德後舉事未施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  
之頤性弘方愛清愛髦之高韻謂準曰準當及卿然髦  
少減也廣性清愛清愛髦之高韻謂準曰準當及卿然髦  
然髦尤精出準雖有高韻而神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彦最

二十四年曹仁

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

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命故王怒偏而醉文帝即王位

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也魏略曰宿與太字正禮沛郡人

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謂然

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

來過諸將飲酒矣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前後數

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

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觀人觀貌而正禮目愛女妻之恐

愛女為未必悅也以為嘉其才與伏波子掾好太從之尋

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

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蓄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

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

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

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儀不能救後遂因職事

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嘗

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

從容謂太祖曰臨蓄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  
之賢才君于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  
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  
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  
嗣何如虞曰此國家之與及所以興衰天下之存亡  
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論明闇父事一物相賢愚而能知  
其臣于父者何蓋由君相不論明闇父事一物相賢愚而能知  
夕況明公加之謂以聖哲習之以人子心今發明達之命  
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  
垂之於萬世者也虞不避斧鉞植與諸侯並就國黃  
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

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

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其年改封鄆城

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

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

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

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

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  
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  
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  
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  
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  
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  
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  
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  
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  
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  
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旣化率  
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  
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  
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  
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遠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  
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  
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  
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  
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  
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  
立豪鰲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

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  
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  
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  
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  
藹揚鑣灑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  
隈遵彼河澣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驂倦  
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  
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  
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  
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

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

荆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

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  
 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鉞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子乃  
 喜及見太后爲帝猶嚴顏色不聽復與語又不使  
 泣涕太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聽復與語又不使  
 待遇馬諸國彪峻任城王暴薨歸諸王既懷友于思  
 及白者不聽晨發憤告同路東歸以敘隔闕之痛監  
 國使者舊疆清植發皇邑離而作詩曰帝承明廬欲  
 將歸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城闕深引  
 濟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雨泥戀我塗關  
 領玄從橫中田猶絕無軌改轍登高岡鬱紆將何念  
 潦浩以黃玄黃田猶絕無軌改轍登高岡鬱紆將何  
 馬玄從橫中田猶絕無軌改轍登高岡鬱紆將何  
 愛在離居本圖相與進中更不克俱鳴皋絕無衡  
 狠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衡  
 蟬鳴止我側踟躕野何蕭條白相思忽無終極秋風  
 草不遑食歸鳥何所高林翻翩屬西翼感物傷我懷  
 心長歎息歎息何所高林翻翩屬西翼感物傷我懷  
 往形不歸孤魂翔何所域忽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  
 沒身自衰入生處一故域忽靈柩寄京師存者勿復  
 響不能追自顧志非金石世忽若朝露晞年存者勿復  
 置莫復陳丈夫志非金石世忽若朝露晞年存者勿復  
 遠分日親何必同衾萬咤令心悲恩愛苟不我神棄  
 不懷苦辛苦辛必同衾萬咤令心悲恩愛苟不我神棄  
 子久吾欺王其愛在斯體俱百年誰髮能持離別永  
 手將何時變其愛在斯體俱百年誰髮能持離別永